

1
1982

SHAO SHU
MIN ZU WEN
YI YAN JIU

少数民族文艺研究

中央民族学院
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

目 录

祝贺和希望

——代前言	钟敬文 (1)
-------	---------

民间文学研究

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语言学、民族学的关系	马学良 (4)
----------------------	---------

论阿凡提的性格特征

——阿凡提研究之一	段宝林 (15)
-----------	----------

西双版纳的傣族民间歌手——赞哈	张公瑾 (30)
-----------------	----------

黔东南苗族民歌押调初探	(苗族) 吴德坤 (45)
-------------	---------------

别具一格的瑶族《信歌》	(瑶族) 刘保元 (65)
-------------	---------------

汉族同西南少数民族神话传说的关系初探	王美逢 (75)
--------------------	----------

试论彝族民间长诗《妈妈的女儿》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李德君 (89)
--	----------

壮族民歌的艺术特色	(壮族) 韦星朗 (106)
-----------	----------------

谈谈汛河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的特点	吴一虹 (122)
--------------------	-----------

国外《玛纳斯》研究概述	(回族) 胡振华 (130)
-------------	----------------

《格萨尔王传》研究述评	开斗山 (藏族) 丹珠昂奔 (145)
-------------	---------------------

当代作家文学研究

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的新局面	(蒙古族) 玛拉沁夫 (156)
--------------	------------------

迸发出火星的炽热恋歌

——浅谈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的创作	
-------------------	--

	王一之 张 越 (163)
--	---------------

杰出的回族戏剧艺术家薛恩厚论	(回族) 李佩伦 (176)
----------------	----------------

农奴的真正典型

——从益希单增的《幸存的人》谈起……………耿予方(193)

柳暗花明又一村

——谈苗族作家伍略近期短篇小说……………吴重阳(203)

少数民族作家简介(一)……………王美逢编写(213)

古代作家文学研究

维吾尔族古典文学名著《福乐智慧》……………魏萃一(227)

藏族作家诗歌的一眼清泉

——评《仓洋嘉错情歌》……………佟锦华(241)

李贽的回族身世及其宗教信仰……………禹克坤(255)

论蒙古族红学评点家哈斯宝的小说理论……………(蒙古族)邢莉(268)

少数民族艺术研究

《中国少数民族歌舞集锦》序言……………费孝通(281)

谈谈西藏器物造型艺术……………杨树文(286)

少数民族美术管窥……………张光福(295)

一束绚丽的山花

——记全国少数民族美术作品展览

……………(回族)张嘉言 蒋振明(311)

湘鄂西采风散录……………袁丙昌(317)

略论哈萨克民歌……………(满族)王曾婉(329)

编 后……………(346)

封面题字……………钟敬文

封面设计……………陈昔蔚

祝 贺 和 希 望

——代 前 言

钟 敬 文

每个民族，都有他诞生、发展的历史。他们也各拥有自己创造和传承的文化。

没有文化的民族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文化是各族人民经营社会生活所决不能缺少的因素，它也是民族存在的一种标帜。

米 米 米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我们辽阔的国境里，住居着五十多个兄弟民族。

这些民族，有的开化比较早，他的名字和业绩，早为世人所熟悉；有的社会进展比较迟，直到现代才被我们所知道。不管怎样，他们同样拥有自己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他们都是世界文化大工厂中的创造工匠。

米 米 米

文学、艺术，是各族人民反映各种社会生活和思想、感情的特殊形式，是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部门。

文学、艺术，对于各民族人民来说，是他们历史的忠实记录，是生活、生产的优秀教师，也是他们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凝固剂和美容师。没有文学、艺术，一个民族，乃至全人类是难以生存和继续的。

米 米 米

今天，我们各族人民正在同心协力推进建设祖国的伟大目标——四个现代化！各条战线都在为这一目标而奋斗。我们的文学、艺术和对她们的研究工作方面，也要竭尽全力，作出自己的贡献。

* * *

摆在我们当前的民族文学研究的重大任务有下述两方面：

（一）探查、挖掘、整理（包括翻译）——从神话、传说、史诗、以至民间音乐、绘画、舞蹈和雕塑，各种流传在民间的文学、艺术，我们都应该认真加以搜寻、采录。在工作进行上，除用文字记录和收集实物之外，并须尽量采用各种现代化手段，如录音、录像、乃至拍制电影等，使这种过去长期受冷待的人民文艺，得到充分的发掘、保存。对于所得资料，还须进行科学的整理和分类。这样，可以使一部分生命力较强的作品再回到人民的生活里去，或作为我们时代新文艺的土壤和滋补品。

（二）进行科学的探索、研究——集录、分类等工作，对于文学、艺术的科学活动来说，只是初级的阶段。更重要的是对它进行精密的分析、比较，最终揭示出对象的性质、特点、演进过程、社会作用，以及她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她们跟其它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互关系等。这是一种极严肃的科学工作！通过这种工作，才能使我们正确地 and 比较深刻地理解人民所创造的、具有重大实际作用和审美价值的文化——文学、艺术，也才能使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更能有效地利用她们。

* * *

我们各族人民长期所创造的各种文学、艺术，浩瀚如海洋。要想把她们收拾起来，并给以科学的整理、阐明，任务是相当繁重的，也是非常光荣的。

在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只要大家掌握好方向盘，并勤勤恳恳地努力，经过一定时间，是能够取得出色成绩的。我们将象

传说中的鲁班、愚公一样，在民间文艺科学的研究上成为胜利的巨人。

* * *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文学艺术研究所的同志编辑《少数民族文艺研究》的消息，使我高兴得雀跃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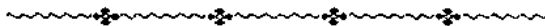
为了表示我的祝贺和希望，我给她写了这篇短文。我希望它（短文）成为我国学界这方面将来取得巨大科学成果的见证。

一九八二、六、九、北京。

附记——“少数民族文艺”，原应包括各族专业作家的创作在内，我文中所以侧重民间文艺方面说话，原因之一，是我个人对这方面比较熟悉。其次，我国各族文学、艺术的财富，大部分属于这方面，而这点又往往比较容易被一些人所忽略。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 文学艺术研究所组织机构简介



- 一、办公室
- 二、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室（内设《玛纳斯》研究室）
- 三、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室
- 四、少数民族美术研究室
- 五、少数民族舞蹈研究室
- 六、《少数民族文艺研究》编委会
- 七、资料室

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与语言学、 民族学的关系

马 学 良

在我国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有通用文字的民族只占少数，大多数民族是没有通用文字或无文字的，但代代相传的口头文学却丰富多采。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力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少数民族文学第一次大放异彩。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是各族人民的集体创作，都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一定的艺术水平，讲的是各民族熟悉的事情，用的是各民族熟悉的语言和各民族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因而民间文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能够代代相传，经久不衰。所以，在我国现阶段研究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应以民间的口头文学为主。

三十多年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工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迅速发展的，如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藏族的《格萨尔王传》、蒙古族的《江格尔》、《苗族古歌》等史诗性的民间文学作品，正在搜集整理翻译或已经出版。广大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为发掘保存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这一宝贵文化遗产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在这一工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以便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翻译工作的科学性。

（一）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应具有语言科学的知识。

民族民间文学既是以口头文学为主，那么搜集口头文学就要作忠实的记录。搜集是为整理和翻译提供准确可靠的素材，因而在搜集时能否作到忠实记录直接关系到整理翻译的质量问题。

然而，在现阶段能应用语言科学知识去搜集、整理、翻译民族民间文学的人还是很少。由于不懂民族语言，只好通过翻译讲述神话、传说的梗概或诗歌的片断，然后随意加工，有的甚至歪曲原作，向壁虚构，名之为某某民族的民间文学。这不但破坏了原作的真实性，而且损害了原作的艺术形象，无怪激起本民族人民的不满和反感。有的少数民族同志反映，“我们的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虽已有着数十年的历史，但直到现在还未产生一套科学的、为大家公认的搜集、整理理论，致使有的整理工作五花八门，莫衷一是”。①

所谓“科学性”，首先是它的真实性。我们提倡，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要忠实纪录，正是要达到真实的目的，最好能直接听、说民族语言，但目前这方面的人才较少，我们应同兼通汉语和本民族语言的人协作，尤其是同兼通双语的歌手协作，要逐词逐句地记录，而不是转译大意，这样才可以搜集到不失原意的较全面的素材。

上面说过，在我国很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因而在记录时必须掌握一套记音符号，能运用国际音标更好，否则用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根据不同民族的语音增加一些必要的音符，只要记录后整理时能够认识就行。

由于我国少数民族分布地区辽阔，一般地是大分散小聚居，如苗族分布在贵州、湖南、湖北、云南、四川、广西、广东七个省区，方言差别很大，因而在调查一个民族的口头文学时，还要注意方言的问题。今年三月我在日本同那里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座谈时，他们就提出这个方言问题，一个文学工作者，不可能通晓许多民族语言和方言，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过去孤军作战的调查方

法，因地制宜。现在有些地区的少数民族已能用原有文字或新创造的文学记录自己的口头文学，这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所以我们在调查时必须要有意识地培养各方言区少数民族的文学工作者，尤其是青年人，教给他们能运用自己的文字或记音符号记录该方言区的口头文学。他们懂得自己的方言，又掌握了记音工具，就可如虎添翼，事半功倍了，同时也在调查中培养出更多的人才。②

除了方言以外，还有个古今语的问题，尤其调查史诗、古歌一类的口头文学，必须通晓古语，因为语言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古代口头创作的用词或语法往往与现代使用的口语有所不同。这就要求我们在记录时必须深入群众，体验生活，学习诗歌的古今语，才能为整理翻译打好坚实的基础。

如彝语‘马’〔mɿ〕，古歌为〔hũ〕；‘羊’〔teĩ〕，古歌为〔bv〕，‘人’〔is'o〕，古歌为〔du〕，树〔si〕，古歌为〔sɿ〕。

另外，很多民族诗歌用词往往不同于口语的词，如贵州黔东南苗语“母亲”口语为 meĩɬo₃，诗歌中用 neɬ₂₃, ɬ'aɪ₃₅，等词；“姑娘”口语为 teĩ paɪ，诗歌作 æɬanɪ, meĩɬ, ɲu, ɲaɲuɬeɲɪ，等词，有“好妹妹”之意。

口头性是民间文学的显著特征之一。这是因为劳动人民在很长一个历史阶段中被剥夺了掌握文字的权利的缘故。口头语言本身是一种最灵便、最经济的表达工具，它便于传播、便于记忆，与劳动群众生活的各个方面紧密相联。民间的口头文学在流传的过程中又经过了人民群众的反复加工和提炼，形成了朴素、简洁、形象的特点。它的高度的语言技巧就在于其朴素无华，却最大限度地表现了生活本身的美。托尔斯泰、歌德、普希金、乃至我国的屈原、司马迁等古典作家，都从民间文学的语言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

最近有两位苗族同志考证屈原的楚辞就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如《九歌》就是根据楚国民间宗教歌舞改编的，有如苗族的“跳月”，发扬了苗族巫歌和民歌的传统，并且认为其中很多词语是当时的苗语，例如‘羌’苗语意为‘放’或‘象’。“陂”苗语意为‘倾’、‘峭壁’或含‘山’的因素。“阊阖”是苗语‘门’的意义。作者甚至认为“离骚”这个篇名，正是苗语“诉说”之意。^③这种说法，当然还要进一步考证，但楚地自古就有苗族居住，屈原生在楚国，作品中有古代苗语词是可以理解的。我国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在语言上更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独特的语言风格。因此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从各方面来说，都必须在少数民族文学语言上下苦功。

（二）民族民间文学工作者应具有民族学的科学知识。民族学是研究现今各民族的形成、发展及相互关系问题的变化规律的学科。它包括民族语言、文化、地域、社会组织形态、经济形态、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多方面的内容。民间文学，仅仅是整个民族文化中的一部分。不学习和了解民族学，对民间文学的研究也必然是孤立的、表面的、肤浅的。这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中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反映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虽然是长年来流传在劳动人民中的一种口头创作，但它也和作家文学一样，是特定历史时代的现实生活的反映，它甚至比作家文学更真实、更鲜明、更直接地表现出人民的政治理想、审美理想和艺术趣味。例如，从《伐檀》、《硕鼠》那犀利的斥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劳动者对统治者的深沉愤怒和憎恶；从《木兰辞》和《孔雀东南飞》中，我们又可以看到人们对花木兰的由衷的赞美，对刘兰芝的深切同情和对吃人的封建制度那充满血泪的控诉。正如郭沫若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民间文学是一面镜子，照出政治的面貌来。’”^④这是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筋骨”。试想一下，假如我们在研究《国风》、

《楚辞》、《乐府》时，仅仅津津乐道于它们的遣辞造句，韵律、意境，而对它们所产生的社会历史置若罔闻，那又怎么可能对这些作品做出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呢？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所提供的有关法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情况，比经济学家，统计家更生动，更形象。列宁则称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恩格斯甚至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多次根据荷马史诗的资料阐述古代希腊社会各方面的情况。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研究文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也同样有指导意义。

我们的有些同志，在研究、调查、整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工作中，却往往忽视了这方面的调查研究。

例如，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他们的势力范围甚至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在湘西的苗族地区，流传着《白羊的故事》，叙述外国侵略者在腊尔山劫走了苗族人民心爱的两只白羊，从此，苗家就一蹶不振，日益贫穷衰落下去。在这个故事里，苗族人民用象征的手法，非常含蓄地倾诉了他们的不平和不幸。故事中失去的“白羊”，实际指的是帝国主义在苗族地区开发银矿，掠走了苗家的白银，给苗族人民带来了贫困和痛苦。^⑤有些同志，由于不了解苗族的这段历史，只从字面上浮光掠影地去分析，因而对《白羊的故事》所包含的深刻内容，都很不理解。

又如在黔东南地区的苗家中，存在着“舅权制”，即姑妈家的长女在长大后，必须嫁给舅舅家的儿子，这给许多青年男女带来了婚姻上的苦恼。他们去找“理老”诉说自己的苦衷，请理老帮助裁判或解决。于是，出现了许多《说理歌》、《议榔歌》等等。这是他们与理老之间在解决纠纷时所唱的歌。这些歌，除了有些是维护舅权制的，绝大多数表现了对包办婚姻的抗议，主张公正与和睦……^⑥如果搜集整理民歌的同志对苗族的“舅权制”没

有常识，对村寨中出现问题要找“理老”去唱歌诉说解决这一风俗习惯不了解，那就只能对《说理歌》、《议榔歌》之类的民歌感到莫名其妙了。

在西南地区很多民族都有洪水的故事和兄妹结婚一类的神话传说，在主题思想上大致相同，大都叙述洪水滔天时，人类被洪水淹没，洪水退后，世上只剩下兄妹二人，为了再传人类，兄妹结婚。这正符合恩格斯把人类最早的社会——原始社会的血缘家庭，看做家庭的第一阶段之说。其特征是“同胞兄弟与姐妹……也一概互为夫妻……并且把这种关系看做自然而然的事”。^⑦但从现存各民族这类神话传说来看，大多认为兄妹结婚是乱伦的不合道德的，因此随着时代和地区的不同，染上不同的色彩。如说什么经仙人指点，神物撮合，不得已才结为夫妻。以壮族长篇叙事诗“布伯”为例，布伯的儿子叫伏依，布伯的女儿叫且咪，说的是布伯与雷王斗，洪水退后，水退葫芦落，伏依、且咪落在大山旁，不见布伯眼泪满脸上。诗中叙述兄妹二人结为夫妻的缘由：

山山岭岭无花杂，
山上山下满泥浆，
白骨堆满地，
饿鹰叫嗷嗷。
兄妹沿着大山走，
满目荒凉心头酸。
路旁金龟抬头说：
“你俩结婚建家园”。
乌鸦叫声哑呀哑，
“你俩快成家”。
走了三里又四里，
路旁看见一竹枝，
竹枝轻轻把话讲：

“你俩结夫妻”。

兄妹说：

“断竹能成株，我俩结夫妻”。

走了三步望三望，竹枝节节又成株。

伏依且咪抱头哭，兄妹怎能结夫妻。

后来忍痛分离，各自找伴侣，可是处处荒凉，走来走去又相见，他们的父亲布伯变成启明星有回声：“无花不成果，无树不成株，你俩不结婚，世间没有人。你俩烧起两堆火，两缕火烟飞上天，若果火烟在一起，你俩便是好姻缘。”^⑧

苗族古歌《洪水滔天》中记述人类始祖姜央兄妹结婚，情节大致相似。而在《蝴蝶歌》中却说“姜央家有九个姑娘、九个都出嫁了，大姐叫阿孃，她嫁给伏勇”。“六月间过节，阿孃回到娘家来”。女子出嫁已是母系社会以后的事了，而且已超越兄弟姐妹互为夫妻的血缘家庭的群婚制进到对偶婚了。这似乎已是有了封建礼教的时代，如壮歌中最后还是经父亲布伯允可才结为夫妻。这正符合封建社会“父母之命”的婚姻制度。

洪水故事题材，是世界上很多民族共同的远古故事题材。光是写伏羲兄妹在洪水中与雷王斗争这类题材，据闻一多在《伏羲考》一书中的统计，北至长江流域一带，南至南洋群岛，就有二十多个民族流传着类似的题材，布伯中的伏依且咪实际是汉语伏羲姐妹。但布伯里的时代背景却是种水稻，有水车的描写，这又是农业社会，布伯的武器是剑，雷王的武器是斧，又是进入铜和铁的金属社会了。^⑨

由此可知，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整理必须对该民族的社会发展、经济结构、风俗习惯等有关民族学的知识，做一周密的调查研究，才能整理出不失原意的较好的文学作品。

另一方面，必须尊重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民族性。鲜明的民族性，是每个民族民间文学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民间文学的标志。

越有民族特点的作品，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也才越具有代表性。任何轻视、抹煞民族性的作法都是不能容许的。

人们绝不会把阿拉伯民族的《一千〇一夜》与中国的《西游记》混同起来，也不可能分不清汉族的梁山伯、祝英台与傣族的召树屯、孔雀公主。这是由这些民间故事所具有的鲜明的民族特色决定的。民族特色，可以说是矛盾的特殊性，而共性正是由矛盾的特殊性来表现的。世界各国的人民，就是通过这种种特殊性来了解整个中华民族的共性的。如果抹煞了民族性，就等于抹煞了个性，没有了组成共性的个性，共性就无从谈起。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茶馆》风靡欧洲，再一次证明了越有民族性的东西才越具有国际性。我们有的同志却不懂得这个道理，他们不大尊重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民族性，以个人的好恶、审美习惯为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标尺，大大损害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

我们并不反对加工，但必须注意加工润色与篡改、甚至改编之间的区别。应该是在保持原作品情节、风格、民族特色的基础之上进行加工润色。那种抡着板斧大砍大杀的作法是要不得的。

也有些人，借口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有“宗教迷信”糟粕而否定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民族性。对此，高尔基有过精辟的论述。他尖锐地指出，民间文学中人民的“宗教创造”（即神话）和统治阶级的宗教迷信根本不同；“在我们的世界上，向来都有两种思想、两种力量在起作用，一种是需要神做为完美的模范、做为劳动中模仿的范例；另一种是为了巩固神的不合理的权能。这种神权除了体力以外，在大地上找不到别的给自己辩解的理由”。^⑩高尔基深刻地阐述了民间文学中的“神”与“神权”思想的区别。民族民间文学中的许多优美的神话或传说，是人类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的人类“童年时代”，人们通过自己的想象去“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形象化”

(马克思)，它们表达了人们征服自然的美好理想和追求。马克思高度评价了民间神话的美学价值，称赞它们一直给人们以艺术上的享受，“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⑩。当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不是一点没有糟粕。“各个时代的思想不过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⑪，民间文学既然是各时代现实生活的反映，它就不可能不掺杂进一些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或是表现出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群众自身的思想局限。

因此我们必须从实际出发，具体地、历史地反映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民族性。

郭沫若同志在收集民歌问题答《民间文学》编辑部问时指出，“从科学研究来看，必须有忠实的原始资料。特别是研究语言学的，你把材料给他改了，他就没办法研究了。科学研究，要强调材料的第一手性。同时为了很好地加工，也要有可靠的材料，忠实的原始记录是工作的基础。原始材料应当大量保存”。

上述情况佐证了语言学、民族学知识在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的重要作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忠实的原始资料，不但是研究语言学的好资料，而且也是研究民族学的可靠的材料。尤其是民族史诗，尽管经过历代篡改，但仍然可以从中窥察远古时代人民生活隐约的影子，如藏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据黄文焕同志最近的考证，认为史诗中有许多方面都与史实相合，如《格萨尔》所载的历次战争往往就是吐蕃历史上实际发生过的战争。如史诗中《南诏之役》。唐代，吐蕃与南诏之间屡和屡战，相继百余年，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吐蕃占优势，后来转为劣势，《格萨尔》史诗中《南诏之役》自然是以描述吐蕃胜利为主要内容。

这与基本历史事实是相符的。黄文焕同志认为史诗所述的作战双方，战争基本情况，以及写作风格等等，可以看出其中“吐蕃时代”的特点，而这些恰恰构成《格萨尔》的主体，那就可以说《格萨尔》基本上是吐蕃人按照吐蕃时期的基本史实创作出来

的长篇诗体作品。尽管有的部分已经查明是经后人修改补充或续全的。但因基础一经奠定，模式已经造就，也就无碍大局了，《格萨尔》仍然带着自己固有的吐蕃时代的气息和色彩流通传播迄至今日。他的结论认为《格萨尔》不是神话，是史诗，这是科学的论断。^⑬

又如彝文《勒俄特衣》一书中有石尔俄特时代的一段记载：

“远古的时候，吾哲施南一代生子不见父”。一直到第八代石尔俄特“要去买父亲”，后来经人指点“娶妻配成偶，只要这样做，生子即可见父亲。石尔俄特啊，三年急切要娶妻。”

这段诗歌从“生子不见父”到“急切要娶妻”，反映原始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过渡。

又如彝文《古侯》《公史篇》中，在《人类起源》一节中，先讲述太空是不能造人的“以后又一天，放四个水公和水母，到太空之上，起沉沉白雾，下三阵黄雪，红雪和白雪，到大地之上”。这是动植物生长之母，人类也是雪生的，故有称做雪生物、灵长、雪子的。从这段彝文记载，可以看出彝族对天地万物和人类都来源于雪，雪化为水，一切生物由水演变而来。在彝文《勒俄特衣》一书中，更具体地说“雪族十二子，含血有六种，无血也六种”。无血的是草木金石之类，有血的是蛙蛇鸟兽等。值得注意的是在动物中“猴为第五种，猴类分三家，住在树林与岩上，猴类繁殖无数量。人为第六种，人类分布遍天下。”而在《居子猴系谱》中，第九代是阿吕居子，“阿吕居子啊！形状虽象人，叫声似猴音，树叶当衣穿，野果当饭吃，……有手不做工，如熊掰树梢，如猴爬树顶，不能成人类。”

这似乎是一部描述原始社会人类从猿到人的生动纪录。从中透露出一线科学曙光。

所以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整理研究不仅有文学方面的价值，而且也有科学方面的价值。恩格斯在写《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

起源》一书时就曾引用民间故事、传说、歌谣论证社会历史。因此搜集整理时应忠实、准确地纪录第一手的材料。正如高尔基所说“纪录民间的口头创作，要求最严格的准确性。如果不保持这种准确性，民间文学的资料就要受到损坏”。

为了这个目的，搜集、整理、翻译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必须具备语言学、民族学的科学知识。

1982年5月

注：

①彝族罗希吾戈：《对〈阿诗玛〉翻译和整理的几点浅见》，《山茶》1982年2期。

②详见拙著《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问题》，《民间文艺集刊》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③龙海清、龙文玉：《屈原族别初探》，《民族文学研究》1982年1、2合刊。

④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

⑤⑥钟倬实：《民间文学与民族研究》《贵州民族研究》（1981，1）。

⑦《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⑧⑨《关于布伯的整理》，《民间文学》1959年8月号。

⑩《给阿·阿、苏可科夫的信》。

⑪《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

⑫《共产党宣言》。

⑬《关于〈格萨尔〉历史内涵问题的若干探讨》，《西藏研究》创刊号（1981年）。